

城市阅读系列

市民学堂

第12辑

李东来 主编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城市阅读系列

市民学堂

第12辑

李东来 主编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上海·西安·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市民学堂. 第12辑 / 李东来主编. -- 广州: 世界
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2017.6

ISBN 978-7-5192-3311-2

I. ①市… II. ①李…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48466 号

书 名	市民学堂第 12 辑 SHIMIN XUETANG DI SHIER JI
主 编	李东来
责任编辑	华 进
装帧设计	刘 敬 文 竹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地 址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邮 编	510300
电 话	(020) 34203432
网 址	http://www.gdst.com.cn/
邮 箱	wpc_gdst@163.com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165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978-7-5192-3311-2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错误, 请与出版社联系)

前 言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爱读书的人，可以在书籍里获取精神粮食，汲取营养，攀爬至人生更高的巅峰，追寻更广阔的人生境界。阅读氛围浓郁的城市，更尤胜高楼林立的钢铁之城，芬芳四邻，远近闻名。城市阅读，日益成为城市软实力的硬名片，在日趋激烈的城市竞争中占据愈来愈重要的位置。

近年来，东莞市委、市政府着力建设“文化名城”，推进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通过有形和无形的图书馆网络覆盖和服务全市，为广大市民提供方便快捷的学习服务，让市民工作、生活的每一个地方都成为阅读之处、学习之所；通过举办一年一度的读书节，打造城市阅读品牌，营造城市阅读氛围，培养城市阅读习惯，提升城市阅读能力；通过举办市民学堂，激荡市民思想，启迪市民智慧，促进知识传播……城市阅读已成为推动东莞城市发展的重要手段和经济社会全面快速转型的重要力量，已成为东莞文化名城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东莞城市精神凝集的重要举措。

为将城市阅读之风引向深入，我们推出“城市阅读系列”，旨在让业已蓬勃开展的城市阅读活动进一步传播开去，走近市民；旨在加大市民对城市阅读的参与度，通过优秀的“阅读”自觉产生并传递和谐心态，提升自我素养和人文精神，迸发创新才能；旨在让生活在城市里的每一个人，以自己的方式，“阅读”一切带着城市印记的文化符号。

作为东莞市十大学习品牌之一，“东莞市民学堂”是东莞城市阅读的生动载体，定期邀请各领域知名学者面向社会公众开展公益讲座。在这个“社会学校”里，精深、新颖的知识成为广大市民精神餐桌上的饕餮盛宴。自2006年起，我们每年精选年度优秀讲座汇编出版。此辑为“城市阅读系列”《市民学堂》的第12辑，汇编优秀讲座17篇，以饷读者。

翻开书页，品位浓浓的翰墨书香；走进东莞，感悟城市阅读的美丽芬芳；踏入市民学堂，领略知识与思想的融汇碰撞。让我们通过阅读，共同走向知识的海洋，延展飞翔的翅膀！

目 录

Contents

阅读·经典 / 001

- 003 读书读图与读博 / 陈平原
- 018 青少年经典阅读素养的培养 / 王余光
- 028 孔子这样读书学习 / 孔祥林
- 044 阅读的力量 / 吴昕孺

文学·历史 / 051

- 053 当代作家汪曾祺的魅力与局限 / 李建军
- 064 陈忠实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 / 邢小利
- 075 你是人间四月天——徐志摩的诗与人 / 张光芒
- 087 刘禹锡与岭南 / 戴伟华

教育·评论 / 099

- 101 千古名人诸葛亮的教子智慧 / 张志君
- 111 “微文化”时代的教育 / 滕威
- 118 金庸武学的奥秘：学艺与成才 / 陈墨

文化·生活 / 129

- 131 文化审美的历程 / 张鸿声
- 137 葡萄酒与西方文化 / 尹克林
- 148 寻找诗意的生活 / 易翔

法律·社会 / 157

- 159 世界级法学家王宠惠 / 王坚
- 171 国学智慧中的快乐之道 / 李达武
- 181 庄子与我们的时代 / 刘加胜

附录 / 191

- 191 东莞市民学堂公益讲座活动目录

后记 / 195

阅读·经典

读书读图与读博

青少年经典阅读素养的培养

孔子这样读书学习

阅读的力量



提示语：

拓宽眼界与知识面最好的方式
就是“读书读图与读博”。

读书读图与读博

【嘉宾简介】

陈平原，广东潮州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2008 - 2012 年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2008 - 2015 年兼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讲座教授（与北京大学合聘）。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1）；获教育部颁发的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1995，1998，2003，2009，2013）等。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大学何为》《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等著作 30 余种。



【按语】

随着世界休闲时代的到来，一方面闲暇时间增多，另一方面学习迫切性加强，最理想的方式是两者结盟，把闲暇时间用来读书，这是花钱最少，收益较大的休闲方式。在读“经典”同时，还要读“常书”。读纯文字书的同时，还要读图像书，读有声读物以及影像资料，读博物馆，等等，这些结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现代读书人。

我写过两本关于“读书”的书，《读书的“风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是写给大学生看的；《读书是件好玩的事》是写给大众看的。其中，《读书的“风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有一段话被制作成广告、短信广泛流传，这段话是我在大学演讲，给即将走出校园的学生说的一段话，“如果过了若干年，你半夜醒来发现自己已经好长时间没读书，而且没有任何负罪感的时候，你就必须知道，你已经堕落了。不是说书本本身特了不起，而是读书这个行为意味着你没有完全认同于这个现世和现实，你还有追求，还在奋斗，你还有不满，你还在寻找另一种可能性，另一种生活方式。说到底，读书是一种精神生活。”这段话曾被石家庄一位喜欢读书的快递哥印在三轮车上满街游走，最后被《燕赵晚报》报道出来了，我第一次被人家做成广告，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今天，我要谈论以下三个问题，与大家一块来读书。

一、休闲时代好读书

如何让“休闲”与“读书”同行，让二者心甘情愿地走到一起，而不是拉郎配，绝对是个有趣的话题。这里不谈富二代，不说啃老族，也不提失业者或工作狂，说的是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学会劳作，学会休闲，学会将劳作与休闲有机结合，学会将自由自在的阅读作为一种休闲方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当下中国，有两个值得仔细琢磨的好词，一是“休闲时代”，一是“书香社会”。前者是现象描述，后者是理想表达，二者不能等量齐观，但若因缘凑合，也不无结盟的可能性。

“休闲”自古就有，且颇受哲人的关注。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便将“休闲”看作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人们以战争求和平，以劳动求休闲。”至于中国人，更是在创造及享受“休闲”方面有特殊禀赋，以至上世纪30年代林语堂用英文撰写畅销书《吾国

吾民》和《生活的艺术》，专门用道家哲学以及明清文人的生活趣味来针砭美国人不懂得生活。可惜那个“伟大的悠闲者——中国人”虽有文献依据，却只属于特定时代的贵族、智者与文人。这是因为，选择休闲，有三个前提条件：第一，生活有着落，不用为衣食住行担忧；第二，可随时中断繁重的体力或脑力劳动，获得足够的闲暇时间；第三，有能力也有愿望摆脱惯性，寻求新的生活体验。若这么定义，则“让多数人能够摆脱劳苦工作而拥有自有时间的大众休闲萌芽于20世纪，即那些能增加生产力并缩短人们必须工作时间的各项科技发明后”。那是西方人乐观的说法，在中国，“大众休闲”时代的来临，是最近二三十年的事。

当然，影响休闲的因素很多，如社会发展水平、经济能力、受教育程度，还有社会思潮等。20世纪的中国，大部分时间或兵荒马乱，或社会动荡，或物质匮乏，谈“大众休闲”未免过于奢侈。另外，还有意识形态的羁绊——在“劳动光荣”的口号下，“休闲”的身影显得很诡异，也很可疑。我在《读书的“风景”与“爱美的”学问》中谈及，鲁迅1932年刊行《三闲集》，是在反击成仿吾对他“有闲”的指责。当时，成仿吾指责鲁迅不是无产阶级的作家。第一个有钱，第二个有闲，第三个还是有闲。30年代，“有闲”，代表着有钱；“有钱”，代表着剥削。于是，鲁迅奋起抗争，刊行了《三闲集》。其实，“有闲”等于“有钱”，等于“有罪”，这样的荒谬推论，对我们这代人来说并不十分陌生。记得“文革”期间，为了防止修正主义，我曾经春节不休息，跑到养猪场去捡拾猪粪、打扫猪圈，借此改造读书人的“臭毛病”。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少的人在第一线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且劳动者所需的必要劳动时间也在逐渐减少。换句话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闲暇时间越来越多。而将“休闲”当作一个好词，且落实为国家政策，惠及普通百姓，确实是不久前的事。政府称我们的公共假期有115天，已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很多人吐槽，

说这不可能，自己并没有那么多闲暇时间。其实，是这么算的。一年52周，每周两天休息，共104天，外加11天公共假期，合起来不就是115天吗？至于你是否经常加班或如何落实带薪休假，那是另一个话题。

百姓“有闲”做什么？最好是出去旅游，因为那样可以成就另一个产业，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年）》，力图建立“与小康社会相适应的现代国民旅游休闲体系”。那是国家旅游局牵头做的方案，主要着眼点是发展旅游业——这既是民生，也是商机，更是产业转型的好时刻。“旅游休闲”合称，很容易造成误解，以为“休闲”就是“旅游”——在实际生活中，确有很多人是这么想的。

休闲需要时间，需要金钱，需要学识，但更需要好的心境。“忙得要死”或“闲得发慌”都不好；拼命劳作赚钱，然后拼命旅游消费，也并非理想状态。休闲不一定非远行不可，也不一定花很多钱，关键是“怡情养性”——若能修养得不慌不忙、不骄不馁、不卑不亢、不温不火，那便是很好的生活节奏。比起打高尔夫球来，读书、听音乐、看画展，很可能更容易获得此境界。

晚明文人陈继儒在《花史跋》中谈及，有三种人不能享受野趣、花果与草木。牧童樵夫整天在山里劳作，想的是怎么养家糊口，不会像文人那样欣赏野趣；贩卖水果的人不敢尝鲜，那是因为若都自己吃了，还怎么赚钱？前两种人不能悠闲，是生活所迫。第三种就不一样了：“有花木而不能享者，贵人是也。”自家园子里种了很多名贵花木，但无法欣赏，不是时间或金钱的问题，是没那个心思。贵人整天想的是金钱或功名，独缺悠闲的心境，因而无法真正进入花木的世界，也就谈不上田园情趣了。

所谓“休闲”，有几种不同的方式：第一，中断日复一日的劳作，什么都不做，就睡懒觉；第二，借助某种手段（如禅修），使自己彻底放松，这里着重的是心境的自我调整；第三，选择自己感兴趣

而平日无暇享受的娱乐方式（如唱歌、下棋或旅游）；第四，用一种轻松的方式自我学习，重新积蓄能量（俗称“充电”）。四者没有高低之分，也不是一个递进关系，纯属个人爱好。但有一点，若能在放松、娱乐与自由发展之间取得某种平衡，那无疑是最佳状态。

说到了读书，想象国人因为闲暇时间增加或教育普及，自然而然地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那是天大的误解。实际上，并不是因为闲暇时间的增加，或者是阅历的提高，人们就自动地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想象中，过去太忙了没时间读书，太穷了买不起书，可今天你有钱了买得起书，你有时间了你还照样不读书，这是什么原因？我说的排除校园里面的读书，因为校园里面你要上课，你要拿学位，你要考试，你只能读书。我说的是走出校门的人还亲不亲近书籍，这对整个社会有很大的影响。几年前，政府提出“构建学习型社会”的口号，后来民间也有“书香社会”形象的说法。在我看来，“构建学习型社会”是一个很好的计划，但这个理想性的设计还没有真正落实到位。为此，在“休闲的时代”，如何挽救“有效的阅读”迫在眉睫。

先说学习的必要性。有人18岁就业，有人30岁博士毕业才第一次进入劳动力市场。平均起来，就算是22岁就业吧，60岁退休，工作时间大约38年。此前有16年以上的“职业读书”时间，此后又有20年的“活到老学到老”，这还不算在职期间隔三差五的“充电”。可以说，现代人为了适应日新月异的科技与文化发展，学习时间比古代人要长很多。不要说古代，想想我“文革”期间下乡插队，村里老人动辄说：“我吃盐多过你吃米，过桥多过你行路。”那个时候，经验很重要，年岁和资历使得老人很有尊严，很有权威。今天则大不一样，老人对外面的世界非常隔膜，动辄被儿孙辈训斥——你连这个都不懂！这世界变化太快，要学的东西太多，大家（尤其是年纪大的）都活得很累。

还有一个因素必须考虑，那就是人的寿命在延长。过去说“人

生七十古来稀”，如今八九十岁的老人还活蹦乱跳。2014年中国人预期寿命75岁，其中，北京人预期寿命81.35岁，上海人预期寿命82.47岁，其他经济发达省份也多接近80岁。在闲暇时间增多与学习迫切性加强的时代背景下，我个人认为：最理想的方式就是两者结盟，把闲暇的时间用来读书，这是花钱最少、收益较大的休闲方式。对于很多忙碌一辈子，习惯于风风火火、指挥若定、发号施令的领导干部，据说退休以后迅速衰老，其原因就是不知道如何打发闲暇时间。之所以说，21世纪是教育的世纪或者说学习的世纪，不仅是就业前的青灯苦读、在岗时的奋力拼搏，还包括退休后的“享受生活”。

政府官员谈“休闲”，容易往“文化产业”方向靠；我关心的则是作为一种休闲方式的“阅读”。最近这些年，每当临近“世界读书日”，就会被邀请做关于读书的讲座。面对如此尴尬局面，我既感慨，又惭愧。说惭愧，是因为自己书都没读好，便如此“好为人师”，到处劝学；说感慨，是因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春花秋月，或晨钟暮鼓，何时不宜“读书”，为何需要设立节日特别提醒读书？可见，“读书”还属稀罕物，尚未成为国人的生活方式。

10年前，我写过一篇流传很广的文章——《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读书》；10年后，参加“2014中国好书颁奖仪式”的录制，被邀请用“一句话”说出读书的意义，以便作为广告语播出，那一刻我突然语塞，赶紧落荒而逃。不是编导的问题，而是我自己的心理障碍——我当时隐约觉得，今日之提倡“读书”，有沦为口号的危险。可怎么才能让无心、无力、无暇、无兴趣亲近书本的人真切地感受到“阅读的乐趣”呢？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或许，所谓“休闲时代好读书”，是我的一厢情愿。

二、深度旅游与诗意的栖居

法国社会学家杜马哲认为休闲包括三部分：第一，放松。这是

休闲的开始，也是很多人的渴望。第二，娱乐。就是通过休闲寻找娱乐，放松身心；第三，个人发展。就是通过休闲得到休息，获得个人发展的可能性。从追求个人发展的可能性来说，这个休闲不轻松。它可能是旅行、阅读、上课、交谈、甚至独处，然后思考，等等。这种意义上的休闲，除了花钱，还得用心、用力。为此，我引入两个概念，一个是“深度旅游”；一个是“诗意地栖居”。

诸位都明白，再好的风景，再好的人物，看久了也会厌烦，会有审美疲劳，所以我不太相信陆游的诗“何处楼台无月明”。旅游可以转化为你的楼台，可以看到不同的月亮。不管是东方的月亮，还是西方的月亮，其实不太一样。在这个意义上，学术如果希望做得好玩，就是深度旅游；如果做得有学问，其诀窍是“读万卷书，走万里路”。所以，我用了“深度旅游”这个概念。其意思是说，一次旅游只选择一个地方住下来，深入细致地看风景，深入细致地了解民风民情、历史文化。

现在，中国人刚刚解决温饱问题，我们的旅游大体上还是娱乐性旅游，看繁华街景的多，进博物馆的少；山高水长容易受到青睐，历史文化有点格格不入。导游总会嘲笑中国旅行的人，上车睡觉，下车撒尿，到了景点赶快拍照，回到家里啥也不知道！还有人说中国人进罗浮宫就看三幅画：维纳斯、胜利女神和蒙娜丽莎，然后拍照走人。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缘由就是：中国人还没有广泛了解外国文化和人类知识的那种需求。如今很多人忙忙碌碌地赚钱，忙忙碌碌地消费，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生活状态。

“深度旅游”是一种历史文化的散步，在一个你喜欢的城市住下来，好好走一走，看一看，体验当地的民情风俗，理解其中的历史文化。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你会发现自己的无知和读书的重要性。20年前，我在日本东京、京都两个城市来回穿行了一年。偶尔骑着自行车，拿着书本在东京街头寻寻觅觅，就像在历史文化的长河中散步。今天的人将闲适旅游做得太紧张，总认为一些地方不能不去。

我认为旅游是自己的兴趣所在，并非不能不去的地方一定要去，不能不看的地方一定要看。我有很多机会到不同国家讲学，喜欢一个城市就住下来，仔细地品味这个地方的民俗、民情和历史文化。通过这种深度旅游，我就会发现自己很无知，读了那么多年的书还有很多不知道的东西。这时，读书对于旅游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

几年前，我去了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希腊的克里特岛米诺斯王宫遗址。该遗址按照英国考古学家伊文思不复原的原则，让游客拿着说明书对着遗址想象两、三千年前这是一个什么地方，是个什么样的场景？借助残垣断壁的考古挖掘现场和相关图片进入历史，理解历史。如果没有西方人那种对希腊文明的敬仰、知识水准以及阅读博物馆的能力，一般人根本看不明白，也做不到。我在遗址现场特别惭愧，特别无知。克里特岛单靠断垣残壁，就能吸引世界各国的游客络绎不绝前来观赏，那是因为欧美人对自己文明的强烈认同。当然，也必须承认跟其受教育程度有关。愿意到那里去的人，大体上都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和内涵。

游览需要知识、学问与想象。进入一个古城遗址，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就没什么好看的。这么多年来，中国人一直争论要不要复建圆明园。旅游业的人士主张修复或部分修复圆明园，其理由是：一堆乱石头，有多少人愿意去看？而另外一种声音则认为：圆明园复建以后是另外的一个圆明园，不是原来的我们想看的那个历史文化遗址。如果说，圆明园也能像克里特岛米诺斯王宫遗址一样，用文字说明和图片的形式引导游客想象以前的圆明园，也不失为一种深度旅游方式。

“诗意地栖居”来源于18世纪德国著名诗人荷尔德林的诗——《人，诗意地栖居》，后经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哲学阐发，“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就成为几乎所有人的共同向往和梦想。“诗意地栖居”亦即诗意地生活，而“诗意”则源于对生活的理解与把握，尤其是内心的那一种安详与和谐，那一种对诗意生活的憧憬与追求。